

清明

文明创建 开新局
我们的节日

清明是唯一一个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日子，它融自然节气与人文风俗于一体。《历书》云：“春分后十五日，斗指乙，为清明，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，盖当时气清景明，万物皆显，因此得名。”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。”清明，总是伴着雨而来。细雨如织，飘飘洒洒，把草木滋润得绿油油的，大地笼上了一层厚重的绿。田野里，散落生长着一大片紫云英。被雨水冲刷过的紫云英，显得愈发艳丽、丰姿绰约，它们托举着一束束紫色的火焰，把高远的天空映照得分外明亮。干涸了许久的泥土，裂开了嘴，贪婪地吮吸着来自天宇的琼浆。旷野低洼处，雨水汇聚成奔腾的水流，一路欢快地奔向远方。

村前的池塘里，积满了雨水，低矮的草从、高大的榕树、远处的山峦都倒映在水面上。微风拂过水面，倒影就被揉碎在水波的褶皱里。村后的竹林里，水汽蒸腾，像是起了一层雾。暮色渐浓，村子里炊烟四起。袅袅的炊烟与飘扬的雨丝相交织，如梦似幻。清明的雨，是大自然最神奇的画笔，把整个村子涂抹成了一幅颇具古典韵味的水墨画。

对于农人来说，清明的雨相当珍贵。为了迎接雨水的到来，勤劳的农人们早早就开始筹划。清明前，农人们把犁耙取出来，检查木架各种接口处是否松动，能修补的就修补，该加固的就加固，再用砂纸把木架打磨光滑，重新涂上一层光亮的桐油。因长时间受雨水浸泡，铁制的犁头和耙齿大多已锈蚀，有随时折断的可能，该更换的就立马更换。犁耙是农人们赖以谋食的重要生产工具，必须精心保养，马虎不得。

如期而至的清明雨，是大自然吹响的春耕号角，它拉开了一场农事的序幕。

男人们纷纷扛起犁耙，向田地走去。他们穿戴笠笠，挥舞着手中的鞭子，驱赶着牛儿。牛儿迈开粗壮的腿，拉着犁耙奋力前行。厚实的泥土就像水波浪一样翻滚起来，在犁耙的行进中开了花。女人们也没闲着，操了锄头走进菜园，除草、翻地、理顺垄沟，把菜地整理得平平整整的。地整好了，肥料洒下了，种子也种下了，同时也种下了农家的希望。

清明的雨，淅淅沥沥，点点滴滴，每一滴都有淡淡的哀伤，每一滴都有浓浓的思念；清明的雨，丝丝缕缕，如烟似雾，总是令人滋生出无限的哀婉，令人愁肠百结。“冥冥重泉哭不闻，萧萧暮雨人归去。”年年岁岁，有人在雨幕中赶来，也有人从雨幕里消失。

每年清明，我和兄妹们都会在父亲的引领下去祭拜先祖。父亲摆下祭品，俯下身子，虔诚地朝着坟头作揖。他神情肃穆，嘴里还念叨着什么。那时候，坟头都没有立碑，也没有特殊的标记，辨识全靠记忆。父亲逐个指认坟头，告诉我们坟头下面长眠着的亲人的名讳。那些长眠于地下的先人，我从没见过，但我能理解父亲心中的那份哀痛，他们也曾是父亲心中的山，也曾为父亲遮风挡雨，也曾牵着父亲的手走过坎坷和泥泞。

总以为岁月漫长，一切可期，还可以跟随父亲的脚步走很远很远。没曾想，数十年的光阴不过是恍然一梦，走着走着，我就跟丢了。“平原累累添新冢，半是去年来哭人。”后来，父母相继离世，与众多先人一样长眠于那块土地，从此天人相隔，留给我的的是无尽的思念和哀痛。那种哀痛，伴随每一年的清明雨，把我从里到外都打湿了。

数点雨声到清明。大自然用一场清明雨，跟往日的沉寂与荒芜作了最后的诀别，此后，草木拔节，百花争艳，燕飞蝶舞，天地间开始变得喧闹起来。而我们呢，也要与哀痛作别，收拾心情，迈步前行。

“一朝春醒时，风清日月明。”我相信，雨水过后，必定迎来天地晴朗的日子，必将有一个生机勃勃、阳光明媚的春天，等着我，也等着你。

穿行绿意弥漫的稻田，越过一座座古朴的碉楼，一路疾行进入江门开平百合镇的茅冈村，就可看见一块直耸云霄的纪念碑。百合镇茅冈村在岭南地图上，是个不起眼的地点，但是因为周文雍、陈铁军烈士陵园的存在，每到清明，都会有无数人自行前来祭奠，寄托哀思。

时间回到1928年2月6日，周文雍和陈铁军这对革命情侣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上，伴着《国际歌》和“共产党万岁”的口号声，从容就义。那一年，周文雍23岁，陈铁军24岁，他们为中国的未来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1980年，他们的故事被改编成经典电影《刑场上的婚礼》，两人志同道合的理想、缱绻缠绵的深情、英勇献身的壮举，深深留在历史里，也镌刻在所有人的心中。

天青如碧，松柏悠悠。我和妻子牵着女儿的手，一路向陵园深处走去。来之前，我给女儿讲过两位烈士的故事，女儿听得很专注，可毕竟年纪尚幼，并不明白英烈背后的真正含义，可看到我们严肃的表情，一向叽叽喳喳的她，也变得安静起来，乖巧地跟着我们往前走。但我知道，我们已在她心里种下一颗种子。

革命烈士陵园经过多次改扩建，占地已达2万平方米，园内错落有致分布的牌坊、纪念碑、纪念馆、纪念亭、雕像、悼念广场等凝结着红色记忆的建筑，静静守护着烈士的英魂，也守护着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。纪念碑是陵园的核心所在，沿着石阶而上，两旁是怒放如火的花卉，而以往沉寂的树木不时奏响交响乐曲，是激情豪迈的战歌，是充满哀伤的挽歌，也是充满革命浪漫的婚礼进行曲。纪念碑前早已摆满了各色花篮，每一朵鲜花都寄托着一缕哀思，或浓烈，或激昂，或低沉，或祈愿，它们交织在一起，倾诉着对烈士的思念，也轻声告知烈士今朝的盛世。

沿着纪念碑从左往右行走，左侧镌刻陈铁军烈士的革命箴言：“一个革命者应该学习古今中外伟大人物的高贵品质和英雄气概。”右侧刻着周文雍烈士在监狱墙壁写下的著名诗句：“头可断，肢可折，革命精神不可灭。壮士头颅为党落，好汉身躯为群裂。”这是多么纯粹的信念，这是多么壮烈的精神。距离纪念碑不远处，周文雍和陈铁军的铜像手挽着手，目光温柔而坚定。一靠近，往昔的记忆扑面而来，他们面对枪口的郑重宣告穿越时空，他们不屈的革命意志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，深深刻在了人民心中。

进入纪念馆，一件件承载周文雍、陈铁军烈士过往和精神的旧物、文字、图片和影像资料带我们重回那段充满血色浪漫的时光：广州起义失败后，周文雍与陈铁军以知难勇进的大无畏精神，扮成夫妻潜回广州，继续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进行革命斗争。因叛徒出卖，两人被捕入狱，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，始终坚强不屈。让人印象深刻的是，他们在敌人铁窗前拍摄的合影，没有鲜花没有礼服，只有冰冷的铁窗和沉重的手铐，他们神情从容，留下了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。

“这是人间最纯真、最高尚的爱情。”回程路上，怀想周总理对周文雍、陈铁军的革命爱情的称誉，心中感慨万千。这一片青山拔翠，生机勃勃的大地，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，正是无数革命烈士用他们的鲜血换来的，用他们最纯粹的情感滋养的。回程时，天空垂下细小的雨丝，女儿稚嫩的声音打破车内的沉默：“我们明年再来给叔叔阿姨扫墓好吗？”“好，一定再来！”我知道，那颗种子已经崭露头芽。

晚年的外婆因眼疾失明，只能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，日子过得单调而乏味，唯一的乐趣就是用收音机收听音乐节目、粤剧和长篇故事。听母亲说，外婆年轻时随手摘两片叶子，割下一节空竹竿就能吹奏出好听的曲子，然而贫苦生活泯灭了这份音乐天赋。

操劳大半生的外婆还没享过清福，就在70岁那年一病不起。住院期间，外婆病情反复，性情大变，为了哄她每天按时吃药，我悄悄给她捎去了收音机，每天放学后还去医院陪伴她，并答应为她弹奏一首属于我们俩的曲子。

那时候我身边不少同学都在学习手风琴，看着他们优雅地弹出或柔美或轻快的曲子时，我就羡慕得不得了，但家境贫寒的我哪里有这样的学习机会呢？同学小静弹得一手好琴，得知我很想学手风琴后，便让我每天放学后跟着她去老师那里偷听手风琴课。为了听得更清楚，我蜷缩在她上课的房间的窗户外，认真地听着老师说的每一句话，还在窗户外方的墙壁上画下琴键，努力想象着老师所提到的音调、指法等，常常一节课下来，我腰都直不起，那条麻痹的大腿怎么也使不上劲来。回到家后我写下所学的曲子，又用纸箱画出琴键、贝司和音箱，一边回想一边模拟弹琴。经过一段时间的“偷师”和小静的教导，我知道了各个调的分布，及琴键音、和声的基础弹奏手法等，并能够弹一些简单的曲子。

小静知晓我想为病重的外婆弹琴，便答应借我一台旧手风琴。那天我兴高采烈地前往小静家取琴，只见她从储物间里抱出一台残存几个黑白键、几粒贝司按钮和音箱破损的老旧手风琴，小静说那几个键还是可以弹的，贝司也能和声，音箱只要用厚牛皮纸糊一下就可以拉伸了。我背起那台严重“牙”的手风琴在过往行人诧异的目光中兴奋地跑回家。

由于手风琴大部分琴键已坏掉无法弹出声音，就连最简单的曲子也没办法弹完整。正在一筹莫展之时，窗外几株在夜色中轻轻摇曳的月季花送来了一缕缕带着香气的夜风。我灵机一动，不如利用能弹出声音的黑白键、贝司和声自编一首小曲子吧！说做就做，我将一个个黑白键音记下来，用了一晚上时间编写了一首小曲子。翌日清晨我便抱起那个旧手风琴，按照乐谱边弹边修改。我沉浸在调试弹奏中，直到母亲站在跟前才回过神来。母亲问这首好听的曲子叫什么名字，我说曲子名为《清风琴音》，是我为外婆自编的。

那年清明节前夕，医生让我们把已经进入弥留状态的外婆接回家，我看着瘦如薄纸的外婆紧闭着双眼，胸口因吃力的呼吸而一起一伏，满是皱纹的脸苍白中透着蜡黄。母亲和舅舅用三轮车将单薄的外婆推回家，路上母亲让我赶快回家把手风琴背过来，好好为外婆弹奏一曲。于是我一口气跑回家背起手风琴，疯了似的往外婆家赶。

大汗淋漓的我顾不上拭擦就跪在外婆床边呼唤：“外婆，外婆，孙女给您弹琴来了。”我边弹边流泪，随着轻柔的琴音，外婆的呼吸逐渐慢慢平顺了，弹奏将近半小时，她才从昏睡中醒过来。外婆吃力地努了努嘴唇，却说不出一个字，我凑近她的耳朵告诉她这首曲子叫《清风琴音》，是专门为她创作的。外婆似乎感受到了什么，勉强动了动干枯的手，我便马上翻开她的手指，将其按在琴键上发出了几个单调的琴音，那一刻我分明感觉到外婆的手在猛烈地颤动。表姐在旁边用录音机录下了我弹的曲子，好在我上学的时候放给外婆听。

清明节的前一天，我刚出校门就看到了双眼红肿、憔悴不堪的母亲，我知道从此我没有外婆了。一路上我俩都低着头，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往前走。此时院子里站着很多来吊丧的亲戚，屋里的录音机正在循环播放着我为外婆弹奏的曲子《清风琴音》……

春天，阳光明亮而温和；春风，微冷中带着温柔。对外公的回忆在春雨中慢慢被唤醒，那些往事奔涌而出，历历在目。

（一）菜园

每次去找外公，只要他不在家，一定在菜园。

外公的菜园在一个山坳里，穿过一片茂密的竹林，弯弯曲曲的小路在竹林里穿梭。见外公戴着顶草帽，弯着如弓的腰，在菜园里忙碌。

我时常跟外公一起去拔草。很快，从杂草中跃出一只全身绿得油亮的蚂蚱，瞬间吸引了我的眼球。我两眼发光，蹲下身子，跟手跟脚向蚂蚱挪移。没等我靠近，蚂蚱猛地振翅，飞出了菜园……没等外公叫住，我已跟着“飞”出了菜园。蚂蚱最终是捉不到的，但摘回了一兜酸酸甜甜的野菜，没等外公问话，塞两颗到外公嘴里，酸得外公张着没牙的嘴，口水稀里啦啦地流下来。

外公种的瓜豆可顽皮了：那豆角挣脱外公准备的竹竿，钻进草里，匍匐在比人还高的杂草里，细长的豆角如草叶一般，分不清是草还是豆；那南瓜可有力了，攀爬上园边的枫树，像一个个猴子似的悬挂在枝头上，随风舞蹈；黄瓜也不甘示弱，爬上园边的茶树，在树梢冒出数朵嫩黄色的小花，宛如水彩画；而红薯藤毫无顾忌地疯长着，像给菜园盖了床厚厚的绿毯……但它们最终都逃不过我的手掌心，成了我和外公的盘中餐。

（二）砸鱼

“荣儿，砸鱼搞野餐去。”

夏日的午后，外公摇醒我。一听说要捕鱼，我浑身是劲，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起来，直嚷嚷道：“我要扛铁锤，我要扛铁锤……”

外公所说的砸鱼是一种很原始的捕鱼方法，全靠一把铁锤和一身力气。外公从门背取出铁锤递给我，我把铁锤扛在肩上，像个大侠似的朝门外蹦去。那铁锤可不经，有20来斤重，没走几步，我就像泄了气的皮球。

远远地，听到河水正“哗啦啦”地唱着歌，沿着山谷流向远方。来到河边，河水清澈见底，鱼儿吓得钻进石头里。外公说，砸鱼最重要的是前三锤，叫做“三锤定音”。果不其然，只见外公挥舞着铁锤，朝着河里的石头连续砸了三下，随着“咚、咚、咚”三声响，从石头里蹦出一两条翻白肚的石斑鱼。外公趁热打铁，再砸两下，见没动静，翻开石头，又浮上来三条翻白的鱼儿。外公在前边砸石头，我在后边捡鱼，不一会儿，就收获了20多条鱼，有马口、石斑、角鱼……

野餐在河边进行。生火的同时往火堆里扔几颗鹅卵石，挑些大一点的鱼和带来的青椒一起放在炭火上烤。外公吹了几节碗口粗的竹筒，这竹筒是我们野餐的餐具。鱼很快烤好了，外公挑两三条个儿大的鱼和辣椒一起放进竹筒里，撒上把盐，把鱼与辣椒捣碎成酱，装上泉水。最后，外公夹起烧得通红的鹅卵石放进竹筒里，“咚”的一声，从竹筒里冒出一股青烟，几颗鹅卵石居然把泉水“咕嘟咕嘟”地“烧”开了，一股鲜美的香味扑鼻而来。鱼的鲜美和辣椒的辛辣融合在一起，野味十足。

（三）拔萝卜

“拔萝卜，拔萝卜，嗨嗨嗨嗨拔萝卜，拔不动，外公啊，快来，快来帮帮我……”

“乖孙哟，乖孙哟，外公这就来帮忙……”

溪边，稻田里，一老一少，一唱一和，好不欢快。

秋后，外公在闲置的稻田上撒些萝卜种子，本只想待萝卜长出来，摘萝卜叶腌制成酸菜。几个月后，稻田里长出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可爱。于是，外公挑着撮箕，拉着我一起去拔萝卜，我边拔萝卜边改唱着儿歌《拔萝卜》，朝着正在拾萝卜的外公吆喝道。没想到，外公也改唱着回应我，好好生趣。瞬间，整个稻田沉浸在拔萝卜的欢悦中。

拔了萝卜，用溪水清洗，外公把一个拳头大的萝卜折成两节，一半递给我，一半没牙的嘴用力一咬，乐呵呵地感叹道：“好清甜的萝卜啊！”

……

春风化雨，清明悄至，行走在郊外的绵绵细雨中，对于外公的想念油然而生。

数点雨声到清明

王同举

缅怀「刑场上的婚礼」

李钊

《清风琴音》

陆月如